

中国时政话语块状构式的认知生成限度研究

——记忆限度理论下习近平新年致辞认知组块特色

曹环¹ 刘绍龙²

1.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30

2.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绍兴 312030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人类认知记忆限度理论为理据和自建的小型平行语料库，探究时政话语块状构式生成的认知心理学制约。研究表明：1)四字格块构表征突出，凸显中量“四”是人类记忆加工限度的敏感点和语言加工者对其的顺应性；2)四字格块构表现出多子块联合构式序列（如“凑双四”、“双双四”等）及其对“四左右”字格块构序列的传承兼容，彰显其变异性和渗透性；3)“四左右”字格组块及其多子块模式揭示了汉语的空间性偏好及“对称性”动态构造原理。4)“四左右”字格块构可嵌入其他图示性构式序列，形成并列连续体，呈现语言“图示-具体”或“表征”的生成创造性和能产性。故而，利用和顺应“四左右”认知记忆限度是高质量生成目标块状话语的重要原则。

【关键词】：中国时政话语；记忆限度；块状构式；认知生成

1 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认知语言学将语言研究从句法结构导向语义与认知结构。认知心理学中的记忆限度理论揭示了人类信息处理能力的局限性。Miller(1956)基于线性刺激绝对判断(absolute judgments of unidimensional stimuli)、速知(subitizing)及即时回忆广度(span of immediate memory)的实验数据，提出了人类短时记忆(STM)信息处理以组块(chunk)为单位并指出容量数值七是直接判断准确性的限度。其后，学界争议不断，指出人类信息处理极限的组块容量有更小更精准的量值。Cowan(2000)创新地提出了纯净式短时记忆容量与混合式短时记忆容量的概念，并在信息处理阈值学理与实践研究结果基础上，指出焦点限制的阈值为四组块(four chunks)。“4±1”成为了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组块容量表征模型(Cowan 2001)。我国学者也围绕“4左右”模型对汉语块状结构及生成范式的研究。沈家煊(2019: 300-317)指出缩放型的四言格是汉语骈偶性的体现，四言格式化是汉语的语法化。王文斌、高静(2019: 3-19)指出汉语四字格成语具块状性和离散性。内部成分间铺排展陈、并列组合、块状拼接且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离合延展。除谈及汉语语块特质之外，其与语言结构难度、人类信息处理能力对语言结构和组块的限制、短时记忆限度与先天语言机制的关系等也得以探究(陆丙甫、蔡振光 2009; 陆丙甫、应学风 2019)。

2 构式与语块：块状构式

然而，Miller并未对组块(chunk)做出明确释义，Cowan(2001:89)将其定义为内部存在强关联性的概念组合。

至此，如何界定本研究所涉语料中的组块无疑是核心问题之一。首先，它是自然语言构成的普遍现象，多达80%的自然语言由板块结构组成，且出现及使用频次高。其次，其基于人类记忆系统存在，是大于单词单位的固定与半固定的程式化的预制语言模块。第三、其具备形式整合性，在语言交际中能够整存整取，是一种形式-意义(form-meaning pair)。Goldberg(2003, 2006)基于其对构式的解释(Goldberg, 1995: 4)，即语言构式性(constructionality)的释义，将构式从形式-意义对拓展为形式-功能对(form-function pair)，不仅囊括了意义也融入了用法。苏丹洁(2012)也指出构式是一条语块链。可见，语块的基本内涵与构式内涵具备融汇一致之处。

本研究借鉴构式理论，将语料特色分析聚焦于块状构式层面，探究人类记忆“四左右”组块容量限度机制对目标语块状构式话语(块状语)的制约与影响。较于语块交际属性存有的结构预知性、整体存取性、中介性、共时性、层级性和动态性，我们定义的汉语短语式块状语和分句式块状语还具备习语性、块状性和变异性等特质。习语性指这类块状语的结构和意义所具有的半固定或非连续性、固定性或连续性。块状性指其内部语素间“铺排展陈、并列组合、块状拼接”和整体运用时“单独成块、相对并列、自由灵活”(王文斌、高静, 2019: 6)。变异性则指某些短语/分句式块状语构式或序列通过对其内部语素、平行子块结构或语义的调整、改变、增删，呈现出各种变体或变异构式，例如“凑双四”(沈家煊, 2019)或“单双四”变成“双双四”等，从而体现汉语块状语“四左右”组块容量限度下的可调节性和匀称构造性。

3 记忆限度机制与时政话语“组块”

中国特色时政话语体系是新时代我国文化和文明在全球语境下的重要话语呈现系统，是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国家价值建构的重要途径。对提高国家软实力、提高中国全球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研究是学界迫切而重要的任务。一些学者对时政块状语的研究停留在特色术语、关键词及非成语惯用语等特色词的英译研究，如杨明星(2008:90-94, 2016: 86-91)对“韬光养晦”英译的翻译政治等效原则探究及“中国梦”核心话语的英译辨析，朱纯深和张俊峰(2011: 68-72)对“不折腾”的英译策略论证。时政块状语与其翻译质量表征相关研究表明：译者的块状语表征水平差异在块状语(整体性)汉英翻译加工范式显示出明显差异，且其对源语文本“组块”理解和目标译本“组块”生成也呈现出明显差异(王柳琪、刘绍龙 2020)。语言信息加工与语言使用者的块状语表征知识、翻译能力等紧密相关，且受制于人类记忆加工容量限度，构建和使用单语、双语或多语块状语均“利用”和“顺应”人类记忆加工限度的“四左右”组块容量容量限度。

据此学理，本研究以 2017-2021 年习近平新年致辞为例，建立双语平行语料库，分析自然语言认知加工的组块过程，探究人类记忆加工限度机制对语言构造的影响。在中文语料块状语提取中，本文以薛小芳和施春宏(2013: 38-41)提出的汉语语块层级系统框架为块状语划分学理基准，融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现代汉语语料库(CCL)及北京语言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BCC)检验核准块状构式的频次等内涵属性，而后自定义函数公式配以计算机运算及人工降噪提取目标块状语。

经统计，所建双语平行语料库容量 14,676 字，本文研究所涉汉语净语料 7,812 字，提取汉语 X 字格短语式和分句式块状语(2≤X≤9)560 个，字符合计 4,974 字，占比 63.67%。根据表 1 库容比数据，可知整体 X 字格块状语占比分布基本能够印证人类记忆加工限度的“4±1”和“7±2”组块容量表征模型，但“四左右”模型表征尤为突出：“四左右”块状语(X=3,4,5)占据前三，总比重达 83%，其中，记忆“四”限度的表征效应(即四字块)最为耀眼，共 368 个，占比 66%。

X 字块	示例	数量	库容比(%)	“4±1”数量及库容比	“7±2”数量及库容比
二字块	脱贫	24	4.29	467; 占比 83.39%	
三字块	保卫战	57	10.18		
四字块	减税降费	368	65.71		
五字块	由人民创造	42	7.5	111; 占比 19.82%	
六字块	想群众之所想	33	5.89		

七字块	天上不会掉馅饼	21	3.75		
八字块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1	1.96		
九字块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0.71		

表 1: X 字格块状语数量及库容占比(2≤X≤9)

下文将在人类记忆限度理论“四左右”组块容量表征模型观照下描述汉语时政话语文本块状语构式的认知生成现象，揭示记忆限度“四”的普遍效应，分析块状语表征及其加工范式等认知心理因素的协同效应。

4 “四左右”组块容量表征模型下的时政话语生成机制

人类认知记忆机制对语言运作限度具有深远影响。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而言，自然语言加工可看作块构的组合加工过程。人类记忆与人类语言生存的关联性不仅映射在记忆因容量限度作用于人类信息处理，让其有选择性地给予关注或加工，而且昭显于后者在生成范式上表现出的对前者“因地制宜”的限度顺应。本研究认为“4±1”限度模型所揭示的“四左右”块状语体现了自然语言表征的一种常态块状构式(formulaic construction)。

4.1 时政块状语的“四左右”表征

下文将从“四左右”(含 4±0、4+1、4-1)对目标语料进行块状构式的认知生成分析，既囊括 2017-2021 年习近平新年致辞中的高频四字格块状语，也涵盖小于和大于四字格块状语的成语、非成语习惯语及俗语等短语、句式表征。

例 1:

三字块	a. 澳门的成功实践表明，“一国两制”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2020 年)	3+3+3
	b. 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18 年)	3+3+3
四字块	c. 2016 年...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向世界展示了美轮美奂的中国印象、中国风采。(2017 年)	4+4//4+4
	d. 置身春潮涌动的南海之滨、绚丽多姿的黄浦江畔，...，先行先试变成了示范引领，探索创新成为了创新引领。(2021 年)	4+4/4+4//4+4/4+4
五字块	e. 2018 年，我们过得很充实、走得很坚定。(2019 年)	5+5
	f. 这一切，汇聚成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前进洪流，给我们增添了无穷力量。(2020 年)	5+5

表 2: “四左右”块状语表征语料

一方面，语料生成及使用呈现出记忆限度容量中值“四”左右(4+1/4-1)的可调变性和匀称构造性。例 1 三字块语料中的 a 和 b 体现了“4-1”的组块模式，五字块语料 e 和 f 体现“4+1”

的组块模式。a中“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及b中“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均表现出“凑三三”(3+3+3)的节奏韵律感。无论是在a还是b中，“凑三三”块状序列里内的子块均既表现出对记忆限度容量“4±1”的顺应，亦彰显块状子块结构、句法及语义的对称性、延续性和适应性，前者是三个动补或动宾式VP结构的三字块并列，后者为三个定中偏正式NP结构的三字块并列。e中“过得很充实、走得很坚定”及f中“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均表现出“凑双五”(5+5)的节奏韵律感。两例语料中的“五字块”均表现为VP结构，然而子块内部逻辑关系不尽相同，e中为动补结构，而f中为动宾式结构，可见块状构式普适性强的特点。同时，不得不提的是，虽两例语料呈上述差异，然其“凑双五”结构却昭示工整对称结构的块状拼接等强空间性特质。

另一方面，语料c和d中四字块状构式中既有结构-语义均相对稳定的习语性惯用表达，言简意赅，如绚丽多姿、百感交集；亦现瞬时块状语的生成及使用，如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南海之滨、黄浦江畔等。四字格“瞬时”块状语序列习语性较弱或呈半固定搭配式，是作者即兴发挥、临时仿造的对称构式(沈家煊 2019)。此外，c和d的四字块表征为多子块的对称块状构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印象、中国风采”分别为“凑双四”块序，形成“4+4//4+4”的双双四节律，嵌在部分图示性的VP构式结构“V了...”中(贡献了...和展示了...)，形成相对独立、块状离散的节律对称表征。“春潮涌动(的)南海之滨/绚丽多姿(的)黄浦江畔//先行先试(变成了)示范引领/探索创新(成为了)创新引领”呈现4+4/4+4//4+4/4+4的节律模式。整体为四序列结构，可细分为两个“凑双四”并置序列，且表现出不同的句法及语义功能。前者为排比NP式，四字块分属修饰与被修饰语义关系；后者为排比分句式，两个四字块分别呈现施事与受事语义逻辑。上述对称性“双四”块序结构在固态强度和内部结构上虽存在差异，但均由“四字块”对应扩充而成，形成句法、语义、功能相对独立又完整的块状构式，符合汉语块状语“对应缩放”(沈家煊 2019)的操作范式，体现使用者丰富的汉语四字块状语表征知识及其在记忆限度理论管约下对语料加工的顺应和创新。

此外，上述“四”左右(4+1/4-1)的双子块序列(凑双三、凑双五)及多子块序列(凑三三)表征也颇耐人寻味，相仿于中量四(4±0)的“凑双四”块状序列的加工范式，通过“凑三三、凑双五”的组构路径，亦取得“凑双四”之结构匀称、节律上口的效果。它说明在时政文本中，语言使用者为实现“双四”的节律匀称效果，在语料加工中追求记忆限度下略低于或略高于最大加工敏感点“四”(即4+1/4-1)的容量顺应取向，以及离散对称、逐块推进的加工范式，可被视为“双四”结构的拓展表征序列，视为左右趋向“四”的一种变异形式。无论是哪种组块

表征，语言使用者均高效利用和顺应了记忆限度中量“四”的敏感性，及其“左/右”的可调变性。

4.2 四字块状语的图示性特征

“以偶为佳、四言为正”，“四字为稳、方正为固”(王文斌、高静 2019:4)素被用于描述中国人语言思维的倾式和言语行为的审美偏好。就汉语而言，“四字块”数量众多、表征明显。四字格构式言简意赅，形式与内容兼备，具词构性兼句构性，功能多元，表达力强、生命力坚。下文语料是习近平在2021年新年致辞中谈及抗疫的话语。语料中，目标字块后用对应数字表示，如四字块用数字4标记。统计可见，该语料共232个汉字，块状构式表达32个之多，占字数比为53.44%。其中四字块22个，二字块4个，五字块3个，六字块3个(含2个对称六字块)。

例2: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4)的新冠肺炎疫情(6)，我们以人民至上(4)、生命至上(4)诠释了人间大爱(4)，用众志成城(4)、坚忍不拔(4)书写了抗疫(2)史诗。在共克时艰(4)的日子里，有逆行出征(4)的豪迈，有顽强不屈(4)的坚守，有患难与共(4)的担当，有英勇无畏(4)的牺牲，有守望相助(4)的感动。从白衣天使(4)到人民子弟兵(5)，从科研人员(4)到社区工作者(5)，从志愿者到工程建设者(5)，从珍稀老人(4)到“90后(2)”、“00后(2)”青年一代(4)，无数人以生命赴使命(6)、用挚爱护苍生(6)，将涓滴之力(4)汇聚成磅礴伟力(4)，构筑起守护生命(4)的铜墙铁壁(4)。一个个义无反顾(4)的身影，一次次心手相连(4)的接力，一幕幕感人至深(4)的场景，生动展示了伟大抗疫(2)精神。

该语料由四字块主导，且大多数为结构-语义均相对稳定的习语性惯用表达，言简意赅，配以强劲的“2+2”节律感，深切描绘出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疫精神以及心怀他人、英勇无畏、无私奉献的家国赤忱，表达出言语使用者对全国人民投身抗疫的认可和感激。

从文本研究视角来看：其一，言语使用者具备丰富厚重的汉语四字块表征知识及良好的应用能力，不仅提取了大量汉语四字块构，而且很好地兼顾了其结构、质量及“整体性”(Holistic Processing)；其二，言语使用者在语言认知层面，精准顺应了人类记忆限度的“四左右”的容量敏感点。其三，使用者对块状构式“形式-功能对”的特质理解深入，既发挥了“四左右”字块的语义语用功能，又将这些块构嵌套于并列的图式性构式的半固定/半预制语言模块中，形成连续体(见表3)，推动构式渐变链往更高固化度和复杂度发展，让语言从图示化走向具体化，进而强化言语的语用交际功能，彰显“组块”的创造性和能产性。

部分图示性构式表征	示例
[以/用...V了...] ₂	a.我们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诠释了人间大爱,用众志成城、坚忍不拔书写了抗疫史诗。
[有...的 N] ₅	b.在共克时艰的日子里,有逆行出征的豪迈,有顽强不屈的坚守,有患难与共的担当,有英勇无畏的牺牲,有守望相助的感动。
[从...到...] ₃	c.从白衣天使到人民子弟兵,从科研人员到社区工作者,从志愿者到工程建设者,从古稀老人到“90后”、“00后”青年一代...
[一 XX...的 N] ₃	d.一个个义无反顾的身影,一次次心手相连的接力,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生动展示了伟大抗疫精神。

表3: 例2 语料中的部分图示性构式表征

具体而言,表3句a中的“抗疫史诗”虽词频上不足以在本研究中被列为四字块,但可看作是半固定的瞬时四字块构。故此句呈 4+4/+4//4+4/+4 的节奏韵律,即“凑双四+单四块”的子模式嵌入部分图示构式的卡槽中,形成语韵优美的并列体,可表示为[以/用(4+4)V了(4)]₂。b中,“四字块”在“有...的 N”中做宾语的限定修饰成分,形成[有(4)的 N]₅的并列体,语义丰富深入娓娓道来、语体层层推进优美流畅。d中,四字块嵌入 NP 构式中,修饰名词,形成[一 XX(4)的 N]₃的并列体,将语义和语体延展。句c的部分图示构式“从...到...”中,卡槽1嵌入四字块,卡槽2嵌入五字块。虽“90后”“00后”青年一代字数格为8,超“4±1”限度,但仍在“7±2”限度内,且其可细化为 2/2/4 式,其中“90后”、“00后”并行修饰“青年一代”,若将两者看成一个词位,则可勉强归成“五字格”,整体韵律影响不大,故可视其呈 4+5/4+5/4+5/4+5(8)的韵律感,构成[从

参考文献:

- [1] Cowan, Nelson (2001).The magical number 4 in short-term memory:A reconsideration of mental storage capacity.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24 (1): 87-185.
- [2] Miller, George (1956).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sychological Review, 63(2): 343-355.
- [3] 陆丙甫,蔡振光.组块与语言结构难度[J].世界汉语教学,2009,23(1).
- [4] 陆丙甫,应学风.人类信息处理能力限度对语言结构的基本制约[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9,(3).
- [5] 陆俭明.对构式理论的三点思考[J].外国语,2016(2).
- [6] 沈家煊.说四言格[J].世界汉语教学,2019(3).
- [7] 苏丹洁.构式是一条语块链——构式语块分析法的理论框架[J].语言科学,2012(3).
- [8] 王柳琪,刘绍龙.论纵/横范式视域下译者双语关联/非关联块构表征加工[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3).
- [9] 王文斌,高静.论汉语四字格成语的块状性和离散性[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2).
- [10] 严辰松.构式语法论要[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4).
- [11] 薛小芳,施春宏.语块的性质及汉语语块系统的层级关系[J].当代修辞学,2013(3).

作者简介:

曹环(1985—),女,湖北襄阳人,硕士,讲师(八级),研究方向:块状构式话语,翻译认知,英语教学。ORCID:0000-0002-7279-9259。

刘绍龙(1959—),男,湖南新化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块状话语,翻译认知心理,二语习得。ORCID:0000-0002-3674-8366。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政治文本块状话语使用特征及其外译高原现象研究”(项目号: 19BY138)及“汉语特色词块英译认知加工过程研究”(项目号: 19BY1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4)到(5/8)]₄ 并列连续体,将对象“白衣天使”到“青年一代”全方位悉数纳入阐述。

此外,上述部分图示性构式序列呈平行对称性,在句法、语义、功能上相对独立,彰显汉语的空间性偏好,具块状性、离散性和可逆性表征,为语言认知加工提供了传承压制范式。洪堡特亦指出:人类语言的最大特点就是“用有限的手段表达无限的内容”(陆丙甫 2012:10)。上述构式序列的生成,无疑阐明了时政话语使用者在“四左右”认知限度制约下,对汉语空间性偏好的良好把握,并表现出创新变异意识及有限规则的无限组块加工。“有限”表现出人类认知记忆机制对语言加工的容量限制,而“无限”则语言使用者在限度下凸显出的主观驱动下的创造力。

5 结语

本文在认知记忆限度观照下,对中国时政话语的组块范式进行了语料描述和分析,发现“四左右”记忆容量限制机制对语言加工者存普适性影响。“四左右”块状语构式表征吸睛夺目,其中认知限度中量“四”的组块效应尤为明显。“四左右”字块均具备强大的多子块联合构式生成能力,创造出句法、节律表征对称延展的并列体,凸显汉语强空间性块状组构偏好及认知记忆限度的顺应性渗透和制约。此外,“四左右”多子块联合构式能进一步融嵌于图示化构式连续体中,推动语言从图示到具体的认知实现,让语言使用者得以在利用和顺应记忆限度有限规则下进行高效高质的无限创造性生成。当然,本文未能阐明超“四左右”块状语的认知生成限制,后可继续探究,以期发现加工生成范式的共性特征。